

一盤克朗球

趙鎮南著

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一盤克朗球

趙鎮南著 楊永青插畫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書裏有三個故事，都是以小朋友們的學校生活作題材的。
‘一盤克朗球’是講一個小朋友輸了一盤克朗球，覺得自己丟了面子。於是他就在午睡時間偷偷地跑到遊藝室去練習，想練好了再把面子爭回來。因為每天都不睡午覺，所以下午上課時精神就不好，結果得了病，功課也趕不上了。最後，他認識了這樣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錯誤的。
‘互助’是講同學們之間應該互相關心，互相幫助的故事。
‘蝴蝶’是講有了錯誤不應該隱瞞，玩的時候不要忘記集體的故事。

書號 615 文學 125

一 盤 克 朗 球

著 者	趙 鎮 南
插 畫 者	楊 永 青
出版者	青年·開明聯合組織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總經售	新 華 書 店
印刷者	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

開本 787×1168 1/32
印張 1 3/8 字數 22,000
定價 1,800 元

一九五五年一月北京第一版
一九五五年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印數 1—25,000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目次

一盤克朗球·····	一
互助·····	一三
蝴蝶·····	一九

一盤克朗球

午睡鈴響了好大一會兒了，宿舍裏裏外外早已經沒有一個人走動。同學們全躺在牀上，有的都打起呼嚕來了。

可是王德明還沒有睡着，他也根本不算睡，他有他的心事。這件事，別人也許覺得值不得一提，王德明可不這麼想。上午，他輸給李文祥一盤克朗球——就這麼一釘點兒事。



他們倆平日比賽，老是半斤八兩，偏偏在今兒上午，偏偏當着那麼多人，王德明打輸了。

當時的那個場面，還分明地擺在王德明的眼睛前：大夥兒圍了一圈，看他們倆一對一單打。開始，王德明打得那麼順手，打出的子兒也那麼聽話，簡直是打一個，進一個。後來不知怎麼弄的，他越來越發慌了。越是小小心心地打，越是打不準。加上李文祥

打的又不「規矩」——他不好好地打自己的子兒，光故意破壞人家的，給人家往這兒塞一個障礙，往那兒攔一個子兒堵路。王德明用勁小了，就白打一桿；用勁大了，就把李文祥的子兒先打進了兜。這時，王德明的心裏就够彆扭的了，可是李文祥還直說便宜話：「多謝您的幫助。」



臨完了，王德明一桿下得有點過火，卡到角上一顆飛機^①。下一回他想輕輕地去拔這個釘子，沒想到鬧了個連老子兒^②一塊兒雙進兜。李文祥不費力氣就打贏了這一盤。剛打完，預備鈴就響了。李文祥一面往教室裏跑，一面還向王德明挑戰：

「你要不服氣，下午咱們再打！」王德明當然不服氣，他還怕李文祥不賽了呢。趕到了教室，他還用話叮死

了李文祥：

① 飛機——卡在角上的子兒。
② 老子兒——就是打子。

「下午見，誰不敢賽，誰不是英雄！」

「誰不敢去，就乾脆給人家磕頭當徒弟！」李文祥回答的更有勁兒。

倆人誰也不肯服誰。

雖然李文祥這話叫人聽着很彆扭，可是王德明却放了心。他心裏想：只要李文祥肯賽，就有機會撈本。他這一股子氣一直憋到晌午。

這工夫，想叫王德明睡覺，那他怎麼能睡得着？

等同學們都睡着了，王德明慢慢地坐起來，穿上鞋，蹣手蹣脚地走到門邊，輕輕地一點一點地拉開門，側着身子從門縫裏擠了出去。

出了門，王德明可鬆了一口氣。他一溜煙跑到遊藝室，直衝到克朗球盤跟前，拿起桿來就打。打了兩下子，又覺得這樣瞎打不對勁兒，於是就故意把子兒擺得奇奇怪怪的，怎麼難打怎麼擺，擺好了，對正了方向，瞄好了準，一遍一遍地練習着打，一直打到預備鈴響才住手。他和同學們一道走進教室，好像沒有這回事兒一樣。

下課鈴一響，老師還沒走出教室，王德明就招呼李文祥：

「還有勇氣打沒有？」

「我沒有勇氣？你是我手下敗將，就怕你敢！」李文祥神氣十足地說。

「別先吹大氣，有本事就打去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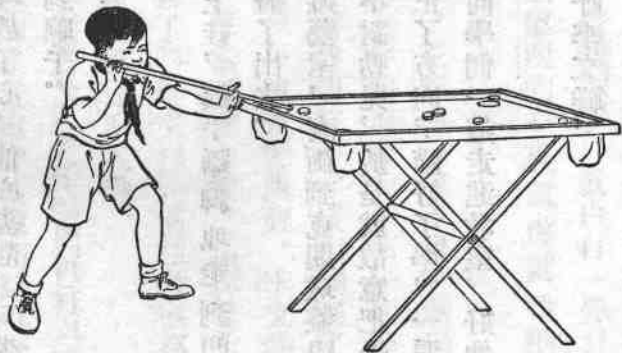
「去就去，誰還怕你！」

「你們倆誰也別誇口，乾脆去比賽比賽，看誰打贏了誰。我們大夥兒當評判員。」另外一個同學接着說。幾個同學也都隨聲附和：

「對，再比一比，看你們倆誰行誰不行！」

他們倆都跟有一萬分把握似的，仰着脖子，一搥一搥地向遊藝室走去，就像兩隻好鬥的公雞。兩人心裏都覺得比平常緊張。後頭緊跟着一羣看熱鬧的同學。

王德明心裏够急躁的，他恨不得一桿就把所有的子兒都打進兜裏。說起來也真邪門兒，晌午練得好好的，這時候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好像白練了一樣。桿拿着也不順手啦，子兒也不聽話啦，他氣得直躁腳。儘管他怎麼着急，可是一點兒也不頂用；他只是不住地噴嘴。





李文祥又打贏了。

同學們拍着巴掌，亂七八糟地喊起來。王德明臊得臉紅脖子粗，把桿一扔，撒腿就往教室裏跑。

這一回比賽以後，總有好些時候，只要遊藝室裏有人，就再也看不見王德明的影子，可是午睡時間，整個遊藝室就成了王德明一個人的天下。他趁別人不在，一個人暗地裏不歇氣地練。汗水把眼睛迷了，他就用手揉一下，又一股勁地接着打。他把什麼都忘了，心裏只惦記着一件事：盼着有那麼一天，當着大夥兒的面，把李文祥打敗；要不，他覺得一輩子也轉不過這個臉來。

一連好幾天，王德明天天這樣。

有一天下午，剛一上課他就覺得腦袋重的不得了，直想往下栽。眼前頭老是有各式各樣的金色的花在飄來飄去。老師講話的聲音和一種嗡嗡的聲音老是混在一起，分不清是老師在講話還是耳鳴。坐在他旁邊的同學推了他好幾次，直怕他睡着了耽誤了聽講。他每一次都挺不好意思地笑一笑。一堂課就這樣糊里糊塗地過去了。下了課，他的精神還好點，等到上晚自習，他的瞌睡又來了。

他覺得這幾天的作業留得比平常多，一個早自習怎麼也趕不完；可是別的同學都沒言語，他也就不敢吭氣。時間少，他就掐着指頭做功課：先看看當天有什麼功課，有就翻翻，沒有就擱下。課本拿出來以後，他再合計合計：語文剛問過沒幾天，大概一半天叫不着了；歷史抽空翻一遍，也許就能湊合一氣；代數嘛，「閉上眼睛也能答五分」，他平常老愛這麼說。說真的，他的功課也數這一門好，這才叫他覺得拉幾道題沒關係。就算是多拉點兒，克朗球總不能不練呀。等打贏了李文祥，再吃勁兒把功課一攆，那該有多棒！

事情可沒有他想的那麼如意。

星期六上午最後一節是代數，老師一進門，同學們就覺着有點奇怪：怎麼老師忘了帶課本？等老師要他們把書放到抽屜裏去的時候，大家才恍然大悟：

臨時測驗又來了。

王德明順利地做完了前三道題，剩下的兩道題都是最近講的，看着也懂，算着可別提有多麼警扭。

還不到半堂，教室裏就空了一半。王德明不停地撓頭。下課了，兩道題才都算了個半截。趁大夥搶着交卷的時候，他把卷子塞在別人的卷子底下，深怕叫老師先看見他這份卷子。

同學們一邊往飯廳裏走，一邊還互相說着這回測驗題目的得數。王德明仔細一聽，才發覺前面的三道題又錯了一道。他一聲也沒吭，心裏直埋怨自己：都是叫練克朗球鬧的，往後永遠不打這死玩藝兒了。

這天晌午，他沒有去遊藝室，可也沒睡好午覺，他又是一肚子心事。

他本來想趁星期日把拉下的代數題補上，好讓練習跟測驗平均一下，可巧物理老師又交代了星期一要收筆記本，這一來，他可慌了。他心裏直埋怨教導處：幹嗎把幾堂物理都排到下午，弄得他好幾堂一點都沒有聽進去。別看物理題留的不多，做着可够費事的。平日做功課，遇着難題還能找同學商量商量，趕到星期日，誰不出去玩玩呀？想找個人一塊兒溫溫功課都難着哪。借別人的練習本抄一抄吧！他剛這麼一想，臉騰的一下子就紅了。他有點恨自己：怎麼

會想起這個來了，偷偷摸摸抄人家的，多沒出息！

物理題並沒有多少，可是一道題就够他演上老半天。

教室裏空空的，只有他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那裏。

沒有多大工夫，文娛幹事滿頭大汗地跑進來，進門就嚷：

「文工團表演，節目精彩極了。票沒幾張，你不去？」

王德明看着那幾張紅紅綠綠的票直眼饞，可是他又想到還有那麼多功課沒趕完，憑什麼去玩呢？

「我不去了，你給別人吧。」他冷冷地說。

「你可別後悔！」文娛幹事又叮了他一句。他搖了搖頭，文娛幹事就又一陣風似的跑了出去。

說實話，王德明可真有點後悔，這麼好的機會，花錢都買不着的票，還有人給送來——可就是不能看，真倒霉！他自言自語地說：「要是不拉下這幾道倒霉的題多好！」

整整一天，除了吃晌午飯，他一直待在教室裏。

晚飯他一口都沒吃，嗓子裏好像有點什麼東西堵着，他覺得惡心，直想吐，索性就把飯碗擱下，回到宿舍躺下了。

同學們接二連三地跑來看他，有的給他蓋被子，有的給他倒水。李文祥連飯都沒吃完，就搶着出去給他請大夫，弄得他不知道說什麼才好，心裏怪不好意思的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才聽同學們說大夫來過啦，可是他睡了一覺以後，已經覺得沒什麼啦，就照舊去上課。

待了兩天，代數卷子發下來了，他得了個「二分」。他悄悄地把卷子夾在書本裏，任憑誰也不叫看。

輪到他們這一小組作值日的時候，他自己沒記住，小組長也沒通知他。等他想起來趕到教室裏，別人早就把教室打掃乾淨了。小組長見他來了，就說：

「我們早就幹完了，你甭管了。」

這些話叫他聽了，也不知怎麼顯得這麼刺耳。他想不起來說什麼好，他心裏清楚，反正別人都知道他得「二分」了。全班就這麼一個「二分」，大夥都跟着丟人現眼，自己還說個什麼勁兒呀。連值日都得叫別人代



替，讓別人照顧。他越想越難受，鼻子也有點酸，他恨不得找一個沒有人去的地方，痛痛快快地哭一場。

打這一天起，除了上課，王德明就一個勁兒地趕拉下的功課，連一小會兒也不玩了。

一天下了晚自習，中隊長找王德明來了，叫他把抄寫壁報的工作讓給別人，騰出時間來好休息休息，多預備預備功課。

「我就考了這麼一回『二分』，就什麼都不叫我幹了，好像我一輩子也好不了啦！」他噘着嘴，氣呼呼地說。

「你怎麼跟小孩一樣呀？你想想你的身體頂得住頂不住？這還不是爲你好？」

「我身體頂得住。」

「那你精神怎麼那麼壞？」

「我，」他稍微停了一下，接着說，「我告訴你，你可別跟別人說。」

中隊長笑着點了點頭。王德明就把這幾天的事兒從頭到尾地告訴給中隊長。末了，他說：

「你想想，我這幾天玩過一回克朗球沒有？」

「你看你這是圖什麼呢？」中隊長埋怨起他來了，「就爲賭氣，把身體也糟蹋了，學習也耽誤了，這值得嗎？」

「圖什麼？圖跟別人鬧氣唄。」李文祥冷不防地插上了一句話。他們倆誰也不知道李文祥是什麼時候來的。

「我正想找你哪，中隊長，」李文祥接着說，「從那一回比賽起，他就老是躲着我。那咱們比賽究竟爲什麼呢？不是爲了互相學習嗎？咱們活動的目的是爲什麼呢？不是爲的把身體鍛鍊好，叫腦子休息休息，好把學習搞得更好嗎？」

「呵，你看你呀，長篇大論的，把老師講的都背下來了。」王德明半開玩笑地說。

「咱們不管誰講的，你說這個道理對不對？」李文祥的話一串串的，跟放機關槍一樣。

「我說不過你。」王德明想躲開話頭。

沒等李文祥再往下說，就寢鈴就打了，他們三個人也都急忙跑回宿舍去。



第二天下午，自由活動的時間到了，王德明還在趕功課，李文祥跑過來衝着他說：

「該玩的時候，你又不玩了吧？」

「誰說我不去玩呀！」王德明把書本猛往抽屜裏一塞，騰一下子就站了起來。

「等等我，等等我，咱們一塊兒去打克朗球。」中隊長一邊喊他們，一邊追上去。

他們三個人一道，一步三跳地往遊藝室跑去了。

互 助

王宗英跟她媽都發了愁。

她媽愁的是自己病了，孩子們沒人照管；王宗英是看着媽的病總不見好，心裏着急。

正趕上這個時候，她爸爸又要跟車出去——她爸爸在鐵路局工作，哪個月也要出去幾回，一出去就得好些日子。這一回，她爸爸本來想請兩天假，照顧病人；可是她媽怕耽誤了公事，怎麼也不叫他請假，一個勁地說病不要緊。王宗英也不贊成她爸爸請假，她覺得公家的事比家裏的事要緊；再說，自己也大了，還能連個病人都伺候不了？

爸爸剛走，媽媽的病倒更重了。王宗英一邊得照應媽媽，一邊又得看着兩個小弟弟，還不能耽誤了功課。學校、家裏兩頭忙，忙得王宗英一點也沉不下心去。

媽硬不叫她請假，怕她把功課耽誤了。她身子在學校裏，心裏還惦记着家